

## 记录他们的命运,我们义不容辞

下月13日,南京城的警报声又将响起,每次响起,都在唤起人们铭记70年前,日军对南京、对中国、对全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然而70年过去,大屠杀幸存者的声音,也日渐稀疏——1987年统计在册的1756名幸存者,如今健在的已经不足400名。

昨天,记者拨通了大屠杀见证者陈玉龙家的电话,刚提出想采访,不料听到的却是噩耗:“你们来迟了,他刚走,就

这个月的16号。”有一阵子的恍然,每年清明节,纪念馆“哭墙”前,他总是风雨无阻,虽目不识丁,但却能一下子很正确地找到一串亲人的名字:爷爷、父母、大伯、叔叔、哥哥、弟弟,“日本兵给我带来的伤痛,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却的”,这是老人的话。

一个,悄悄地走了,这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如今最小的也已70多岁,“这些活着的历史见证者,对这段被日

本右翼一直试图扭曲的历史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表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的面世已经走出了坚实的一步,“不管这项工作有多难,我们一定要继续,因为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万同胞,他们曾经是30万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有名字,都有感情,都有尊严,都有亲人,都有一个惨遭杀害的凄

惨故事,只有随着一个个名字的出现,30万尘封在历史迷雾中的冤魂和禁锢在抽象数字背后的亡灵,才会渐渐浮现出清晰的面孔。我们有义务记住这些名字!”

还有那些幸存者、见证者……从今天起,快报推出系列报道,展现一个个鲜活生命在那场浩劫中的命运,展现那场浩劫是怎么改变和影响他们的命运。

快报记者 毛丽萍

# “你们来迟了,他刚走” 大屠杀见证者又少了一个

2003年2月,潘开明走了;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走了;2004年12月16日,彭玉珍走了……2007年11月16日,不堪痛病的折磨,陈玉龙也悄悄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但是他却始终执着地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随身携带着,当宝贝一样,不让任何人碰一下。当年一家死了7口的伤痛,陈玉龙自始至终都无法忘怀,昨天,他妻子告诉记者,每次面对日本记者的采访,陈玉龙都不忘强调“不恨你们是不可能的”。



人物档案

陈玉龙  
(1933-2007)

1937年12月14日,年仅5岁的他目睹日军杀害了爷爷和堂弟,在那场浩劫中,全家七口人遇害。虽然很少和家人谈起往事,但每次接受日本人采访,他都会说:“不恨你们是不可能的。”



老伴捧着7年前补拍的结婚照,深情追忆陈玉龙

快报记者 顾炜 摄

### 经历:一家7口人被杀

陈玉龙生于1933年,南京大屠杀时他仅5岁,家里有爷爷、奶奶、父母、叔叔、大伯伯、大妈和他们3岁的儿子。虽年幼无知,但丧失亲人的痛却让他对这段惨绝人寰的往事记忆犹新:

日军在八府塘轰炸,我们都害怕了,本来不打算到难民区的,听说难民区比较安全,于是我们全家便躲进五台山难民区,就是宁海路原美国大使馆那边,也就是现在的AB大楼旁边。日军是12月13日从中华门进城的,第二天下午便闯进五台山难民区抓人。当时日本兵来了好几辆汽车,把我父亲他们全喊出来排队,我爷爷一看不对劲,便拉着我父亲,意思是告诉我:“他是我儿子,不是中国兵。可他们根本不理爷爷,反而一脚踢向爷爷的下身,因为日本兵穿的是皮靴,下脚又重,所以爷爷当场就身亡了。他那时已70多岁了,当时还抱着我的一个3岁的堂弟(大伯伯的儿子),名叫陈五子,也在那时被弄死了。我当时也在场,旁边有一位老人看我爷爷和堂弟被害,便急忙对我说“快走快走”,边说边拽着我,把我带到AB大楼旁边的一个厕所里躲了起来,我因此侥幸逃过一劫。

我父亲陈七十、大伯伯陈年子、叔叔陈四麻子,当时都只有二三十岁,还有我奶奶收养的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陈阳才才十七八岁,都在那天被

日军押到下关老江口用机枪扫射死了。当时有几千人被绳子一个接一个地捆着,排队走向老江口,队伍前面由架着机枪的摩托车开路。长江上漂满尸体。我父亲、大伯伯被抓以后的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两个日本兵又来到难民区,把我大妈拽到一间厕所外面的草堆里轮奸了。我大妈叫陈赵氏,当时才二十多岁……

### 很少跟家人提“大屠杀”

也许是不愿回忆当年的惨景,陈玉龙很少在家人面前提起那段悲惨的往事,他的三个已成家立业的儿子只是模糊地知道,爷爷奶奶等7个亲人当年被日本鬼子杀了。就连陪伴了他几十年的妻子王秀兰也知道得很少,不过,她知道陈玉龙当年也被日本鬼子捅过一刀,在腹部,“就在这里,很小的时候捅的,只听他说当时鲜血直流,是一个美国的医生救了他,大概有这么大。”王秀兰比画着告诉记者,伤口约有大拇指那么长,“不爱跟家人讲,日本人来采访时,他倒是给拍过他的伤疤,不过,每次他都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不恨你们是不可能的’。”

王秀兰注视着墙上两人的结婚照,照片上,头发花白的陈玉龙开心地笑着,“这是7年前才照的,他可开心了,美得很,这张穿燕尾服的是他最喜欢的。”王秀兰找出一相框,轻轻地抚摸着,陷入了对老伴的思念,“他不说话,我们也不问,但偶尔看到打仗片,他就

会学着日本兵的凶相‘八格耶路’,告诉我们日本兵很凶,对小孩对老人也一个样。”

### 善良老人见到乞丐都会送炒饭

失去亲人时,陈玉龙只有5岁,然后靠着流浪生存,没有上过一天学,一字不识,但凭着聪明能干,搞起了建筑,尤其是建筑设计图纸画得相当棒。当年的凄苦,让陈玉龙备感生活的不易,因此每次见到乞丐,他都会炒上香香的蛋炒饭送上。

“太善良了,出殡那天,100多号人,我们全来了,个个眼泪直掉。”昨天,看到记者来,陈玉龙的邻居都围过来,争相告诉记者他的好,并遗憾地说,“你们来迟了,才走掉的。”

### 遗愿:拿回那本记录他全家名字的书

陈玉龙是去年9月份查出胃癌的,但一查出癌细胞就已经转移至肝,在医院撑了一年多后,今年11月16日,他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每次江东门纪念馆有什么活动他都去,死前都不知道,断气前还叮嘱我们不要跟医生叫。”昨天,王秀兰透露,本来患者得了胃癌、肝癌,都是非常疼的,但陈玉龙却没有怎么疼痛,“肚子肿得像篮球,打多少水都没有尿,只有最后半天,他觉得有点疼,然后他就给他打了止痛针,贴了止痛膏,然后他就这么平静地走了,连医生都觉

得奇怪,怎么会不疼。”

陈玉龙走得可谓相当平静,饮食除了最后十天没有进食外,其他时间一直正常吃,也没有出现吐等现象,好好的,只是脸、身子有点黄。老人有点执着,王秀兰说,“像大屠杀幸存者证、老年证、乘车证、日本记者的好多名片,他一直随身带着,碰都不让我碰,结婚这么多年,他的口袋从来不给我的,生病一年多,他也把它们放在身边。”可遗憾的是,老人走了,家人只忙着办后事,却忘了把这些证件带回,“都放在省中医院十五病区八床的柜子抽屉里,没有了,我希望能把它们找回来,对老伴至少是个交待。”

昨天,王秀兰还透露,由于陈玉龙走得匆忙,没想到他生前的一个愿望却成了他的遗愿:今年8月13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等书籍首发时,陈玉龙也到了现场,看到纸上自己的名字时,一时间老泪纵横,但当她捧着发的一套书回到家时,他却发现独少了有他及家人名字的那本,“他一直交待我要去拿,我都跟纪念馆的人联系上了,他们说,你来拿吧,给你留着呢,但是因为你老去医院陪他,也就把这书耽搁了,在病床上他提了几次,老惦记着这事,都怪我,他走了,都没完成他的心愿。”王秀兰深深叹了口气,她告诉记者,过两天她还是准备把这书拿回来。

快报记者 毛丽萍 摄影 顾炜

## 纽约街头挂起横幅: 不能忘却的南京 1937

海外华人举行南京大屠杀70周年悼念活动

11月24日,美国纽约法拉盛地区,人们行色匆匆,却总在经过图书馆附近时不自觉地停下脚步——街边正在举行一个醒目的黑白色调的展览:The forgotten holocaust in Nanking (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主办展览的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基金会(纽约),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年轻人手捧资料,穿梭在来来往往的华裔或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中……

### 见到照片,美国人直呼“恐怖”

当一张又一张海报般大小的南京大屠杀图片排成长列呈现在面前,血液仿佛也会凝固。历史就是历史,无论岁月几多轮回,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短暂的“恍若隔世”之后,很多观众立即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惊。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一位40多岁的美国人瞪大了眼睛,不时地耸肩做着手势,“这太恐怖了!”

被斩落的头颅,嘴里还被塞进了烟头;正在挥起即将落下的军刀,以及跪在地上屈辱的中国人;赤裸裸的妇女,脸上是极端的痛苦与羞辱;尸横遍野,被刺刀挑开的肚皮让人不寒而栗……展览主办方制作了数十张图片及展板,向人们展示70年前南京遭侵华日军屠城的一幕幕惨剧与血证。

### 要征集1937位同胞参与

纽约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基金会负责人、这次展览的发起人任军和黄凯宁告诉记者,在法拉盛的这次展出已经是第二站,上周已经在纽约的“中国城”展出过,下周还将在布鲁克林继续展出。这些地段有的是华人居多,有的是西方人士居多,我们的展览目的不光是想让人牢记国耻,还要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任军说,为了扩大展览的影响,他们还将于12月8日下午,在纽约市最大的Union Square(联合广场)举行“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纽约大型纪念集会”,活动目标是收集500封来自各个组织、机构和对中国学生会的支持信;动员1937位同胞参加集会活动,如讲述历史真相和自由演讲,南京大屠杀历史图片和文字资料再现,打印一张南京大屠杀图片,复印一份历史文字资料,折一只白色的和平鸽等。同时,活动现场还将举行公众签名仪式,在巨大的印有“不能忘却的南京1937”字样的横幅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寄语。在此前的展览中,这一横幅已被高高地悬挂起来……

### 维护历史真相,是每个中国人的义务

筹办这次南京大屠杀图片展的成员有20多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也有些刚刚毕业已经参加了工作,为了这次南京大屠杀70周年遇难同胞纪念活动,他们纷纷从各自的学习、工作地点赶到纽约,除了纽约当地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城市大学等大学外,还有来自波士顿、康州、华盛顿等地的高校。更有一位是千里迢迢来自香港大学的同胞,同伴们称她到纽约后连自由女神像都还没看过,就赶到了展览现场”。特别是当大家得知记者来自南京时,个个都惊讶又激动,好多只手握在一起,久久舍不得松开。

任军告诉记者,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基金会是今年9月份在纽约成立的,由同情战争遇难者、关心人类和平与进步的中国青年组成,我们不信仰和宗教,国籍和种族,目的是维护历史真相,抗议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和淡化,在历史借鉴中倡导和平。”

在展览现场,成员们无一例外都穿上了黑色的衣服,并统一在衣服外面罩上了一件黑色的宣传衫,上面印有显眼的白色大字:“南京(1937-2007)”。在这群年轻人中并没有南京人,但他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 美国各地华人也将举办悼念活动

多年来,海外华人在每年的12月13日前后,都会在世界各地举行各种形式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悼念活动。特别是在美国,目前至少有30个研究日军侵华历史的民间组织。今年是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70周年,美国各地将举行更为隆重的悼念死难同胞的活动,并通过展览、集会、影像资料放映、音乐会等方式再现历史、祈祷和平。

其中,在海内外比较活跃并享有声誉的美国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目前正在协调多个机构、组织紧张地筹备纪念活动。

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  
美国摄影报道



纽约街头,中国留学生身着南京字样的宣传衫悼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